

教育心理学研究丛书·心理健康教育书系

· 张大均 主编 ·

高特质愤怒大学生 注意偏向研究

罗亚莉 张大均 著

B842.6
187

 科学出版社

013043794

B842.6
187

教育心理学研究丛书·心理健康教育书系
· 张大均 主编 ·

高特质愤怒者的注意偏向研究

罗亚莉 张大均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北航

C1646830

B 842.6
187

内 容 简 介

特质愤怒是个体感知愤怒激发情境及愤怒表现反应的一般倾向,是个体在愤怒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持久的人格特质。本书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修订的中文版 Spielberger 特质愤怒量表为测评工具,对大学生的特质愤怒现状特点进行研究,并采用行为学实验范式对特质愤怒水平与注意偏向的关系、高特质愤怒者前注意偏向特点、注意偏向的潜在机制及分心抑制和返回抑制特点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本书可作为心理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专业知识读物,也可作为心理学专业教师教学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特质愤怒者的注意偏向研究/罗亚莉,张大均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

(教育心理学研究丛书·心理健康教育书系)

ISBN 978-7-03-037383-0

I. ①高… II. ①罗…②张… III. ①愤怒-研究 IV. ①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5906 号

责任编辑:赵 鹏 / 责任校对:宣 慧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谜底书装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5 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1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7 1/2

字数:136 000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总 序

“教学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教育”既是教育心理学中新的研究领域和重要内容，又是直接与教育教学密切联系的亟待加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近20年来我及我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重点研究的两个方向。这套《教育心理学研究丛书》（含《教学心理学书系》和《心理健康教育书系》）主要是从我指导的部分博士的学位论文和主持的国家级相关科研课题结题成果中精选出来并整理修改而成的。撰写出版该丛书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总结梳理我们在这两个领域的探索性研究成果，向学界前辈和同仁汇报交流我们探索的收获和体会，寻求同行对深化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的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是适应我国教育现实发展需要，将我们的研究所获、所思、所悟形成文字并公开出版，为我国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青少年健康发展提供教育心理学依据。

秉持上述目的，本丛书各选题从研究过程到撰写成书都力求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坚持继承与创新结合，突出问题中心的研究取向。继承和创新既是科学研究应恪守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开展“教学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教育”研究首先要突出的特点。教育心理学历经百年发展已经是心理科学中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范式和学科体系。然而，教育心理学又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科，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研究，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和方法创新。因此，我们在研究中既强调在研究思路上要遵循教育心理学研究规范，继承发扬其优良传统，又注重在研究内容上针对传统教育心理学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和教育现实亟待研究的新领域、新问题，采取问题中心的研究取向，选择那些既属于教育心理学范畴又富创新性和现实性且属亟待研究的课题进行系统研究，强调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在创新探索中不断发现研究理念。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恪守服务教育现实的价值取向。教育心理学是研究教育情境中心理活动特征和规律的科学，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研究必须从教育现实需要出发，其研究成果最终又应服务于教育现实需要。从教育实际需要来看，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促进学生健全发展是中国教育现实的头等需要，这也是教育内涵发展之根本。无论是教育的整体改革还是学校的课程教学改革，其最终目的都是促进教育内涵发展。教育内涵发展的实质是实施素质教育，即提高育人质量，关键要解决教育（主要是教学）的有效性和学生健康发展的问题。开展教学心理学研究，为有效教学提供科学支撑，是从“教”（主导）的层面探

讨如何科学有效实施素质教育、保障育人质量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为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是从“学”（主体）的层面探讨如何保障素质教育和育人质量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然而，开展“教学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教育”系列研究，必须坚持理论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研究的问题应从现实教育中发现和提炼，研究结果应能服务于教育现实，这是本丛书的价值追求所在。

本丛书是我和学生们集体探索的结晶，多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共同探讨，不仅共同收获了学术研究成果，而且建立了亦师亦友同行的良好师生关系，这是我们能多年坚守在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团队动力。在本丛书付梓之际，首先要感谢丛书各分册作者的支持。在研究和撰写的过程中各位作者都竭力践行既定的研究原则，但因丛书探讨的主题都系探索性课题，多为“初生之物”，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同行方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最后，衷心感谢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及各位编辑的支持！

张大均

2012年4月5日于西南大学

前 言

作为一种经常性的负性情绪体验,愤怒与焦虑、抑郁相比,在过去的研究中被研究者所忽略(Kassinove, Sukhodolsky 1995),因而 Digiuseppe 等(1994)把愤怒称为“被遗忘的情绪(forgotten emotion)”。然而,近年来国外对愤怒情绪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其中,特质愤怒(trait anger)的研究已成为研究者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特质愤怒是个体感知愤怒激发情境及愤怒表现反应的一般倾向(Spielberger et al. 1983),是个体在愤怒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持久的特质。特质愤怒相对于一过性的状态愤怒而言,更为稳定,并且反映了更长时间愤怒体验的程度(Spielberger et al. 1995)。

虽然人们的愤怒情绪体验及愤怒表现,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愤怒情绪体验及感受在一程度上有助于克服困难、实现目标,并在人们面临危险时激发他们的保护性行为。然而,相关研究发现,与高特质愤怒相伴而来的,更多的是负性的生理后果、情绪后果及行为后果。愤怒往往引发种种身心健康问题,高特质愤怒者更有可能遭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慢性疼痛、睡眠障碍甚至癌症等身心疾病的侵袭(Harburg et al. 2003; Shin et al. 2005; Ghosh, Sharma 2006; Bruehl et al. 2007b; Williams et al. 2007)。极端的愤怒水平还是许多心理障碍的一个中心特征,包括轴Ⅰ障碍(axis Ⅰ disorder)中的几种类型,如间歇性暴发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重症抑郁,以及轴Ⅱ障碍(axis Ⅱ disorder)中的几种类型,如边缘型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Eckhardt 和 Deffenbacher(1995)认为,尽管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中没有愤怒障碍的分类,但是愤怒障碍的诊断分类或许会在下一版中被包括进来。同时,高特质愤怒个体也容易在人际交往中出现人际冲突,面临不良的人际关系状况。愤怒常常被认为是学校问题、职业困难、家庭暴力及婚姻冲突的原因(Cantrell, Prinz 1985; Smith et al. 1987; Smith, Christensen 1992)。还有研究发现,特质愤怒与各种形式的暴力及犯罪行为相联系,特质愤怒水平增加了个体行为的偏离性后果,尤其是在突发型激情暴力犯罪中,特质愤怒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关资料表明,近年来,激情犯罪在我国刑事犯罪案件中的比例已占到三分之一,而且六成命案祸起激情犯罪,并呈愈演愈烈的趋势(中共福建省南安市委政法委课题组 2007)。有研究者早就提出,有必要对愤怒情绪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DiGiuseppe et al. 1994)。

有关愤怒情绪的研究中,国外研究者大多致力于对愤怒情绪进行干预研究,接受过愤怒干预的对象十分广泛,包括监狱囚犯、少年犯、虐待型父母、虐待配偶者、攻击性儿童、有心理缺陷的患者,也包括报告有愤怒问题的大学生(Beck, Fernandez 1998),以及受到过人际侵犯,并且仍有负面后果的被伤害者(Harris et al. 2006)。Howells等(2005)认为,对罪犯尤其是暴力性罪犯的愤怒干预是康复活动的一种通常形式。总的来说,在愤怒干预中使用的放松训练、认知训练、社交技巧训练、暴露疗法等都有一定的积极效应,不过Edmondson和Conger(1996)也指出,用于愤怒干预的某些方法论和理论问题有必要得到进一步地澄清,因为每一种干预方法都有不同理论上的假定,而且许多干预技术是直接从焦虑症疗法中引用而来的。在国外愤怒干预研究中,认知行为疗法得到最为广泛的运用,包括情感教育、问题解决训练、折中治疗、归因训练等。Beck和Fernandez(1998)对以往50项研究进行的元分析发现,认知行为疗法产生的平均数加权效应值为0.7, Sukhodolsky等(2004)对过去40项研究进行的元分析结果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对愤怒干预的平均效应值为0.67。这些效应值处于中等程度,表明愤怒干预对降低愤怒水平有一定效果。但是,广泛运用于愤怒干预的认知行为疗法在效应值上明显小于认知行为疗法对焦虑、抑郁的干预(DiGiuseppe 1999)。对于此,DiGiuseppe和Froh(2002)认为,愤怒认知模型的建构落后于焦虑、抑郁认知模型的建构,从而限制了愤怒干预的效果。由此可见,认识高特质愤怒者的认知加工特点是重要的,对高特质愤怒者的愤怒控制策略有实践意义(Meier et al. 2006)。

认知加工过程中,注意是第一步。注意在情绪障碍人群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一直是研究者们颇为关注的方面。以高特质愤怒者为对象的研究发现,他们对威胁性刺激、敌意刺激存在注意偏向。不过,目前对高特质愤怒人群注意偏向的研究大多仅止于此,没有进一步探讨这种注意偏向是对负性情绪刺激更为敏感,还是更易于锁定;也没有进一步探讨注意偏向是否也发生在早于解释阶段的注意编码阶段。同时,现有的一些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注意的激活或兴奋机制的角度进行的,缺少对高特质愤怒者抑制特性的关注,而抑制也是注意的一个重要机制,抑制机制对连贯思维和行为的出现极其重要,因为它在选择性注意中要保持无关因素处于低激活水平,在这种意义上,抑制机制在人类信息加工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周详 2007)。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因为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大学生被认为是最易产生愤怒情绪的人群之一。王淑俐(1990)认为,愤怒情绪是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最常见的负性情绪;程秀兰(2001)则指出,处于多样化的环境,以及面对发展上的要求及挑战,大学生很容易感到挫折,体会到自尊受损。感觉被误解、受到不公平待遇、被拒绝、被批评等皆可能引起大学生的愤怒情绪,如果被激发

的愤怒情绪没有得到及时妥当的处理,极易带来种种负性后果,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及自身发展。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认知行为实验的方式,对特质愤怒水平与注意偏向的关系,以及高特质愤怒者对负性情绪刺激注意偏向的潜在机制及抑制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为愤怒情绪的干预奠定一定的研究基础,是情绪障碍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而亟待研究的课题。本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还有重要的实践运用价值。在理论研究上:①丰富愤怒情绪预测与管理的理论依据。近年来国外关于愤怒情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愤怒情绪的干预,这在减少愤怒带来的负性后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因为对易怒人群的认知加工特点及内在的心理机制研究不多,研究深度不够,影响了愤怒情绪预测与管理的实际效果。我们对不同水平特质愤怒大学生注意偏向的研究,能够增强愤怒情绪的基础研究,丰富愤怒情绪预测管理的理论依据。②深化愤怒情绪的研究。虽然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对愤怒情绪的研究逐步增多,但无论在研究数量上,还是研究深度上,都无法与焦虑、抑郁等其他负性情绪相比,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对愤怒情绪认知加工特性的研究上。如关于愤怒情绪注意偏向的研究中,以往的研究表明,高愤怒人群存在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偏向,但这种注意偏向是注意敏感,还是注意解除困难,尚不清楚。同时,基于传统的情绪 Stroop 任务或单线索点探测任务的研究只能说明被试在信息加工的解释阶段对相关线索存在注意偏向,而不能说明被试在编码阶段是否对相关线索存在注意偏向,那么,在注意的早期加工阶段,是否也存在注意偏向?此外,近年来,从抑制角度对焦虑、抑郁负性注意偏向的研究也逐年增多,那么,高特质愤怒人群的抑制功能如何?对负性情绪刺激表现出怎样的抑制特性?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③丰富情绪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近年来国外学者对愤怒情绪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还非常少见。作为一种重要的负性情绪,对愤怒的研究与对焦虑、抑郁的研究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情绪领域的研究应该包含着对愤怒情绪的深入探索。因此,对愤怒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能够丰富情绪领域的研究成果,推动情绪研究的进展。

在实践运用价值上:①有助于提高愤怒情绪的干预效果。目前,研究者对愤怒情绪的研究重点放在愤怒的干预与控制方面,但对目标人群愤怒情绪认知偏向的认识是进行干预研究的基础。基础研究的不足,影响了愤怒的干预效果,广泛运用于愤怒干预的认知行为疗法在效应值上明显小于认知行为疗法对焦虑、抑郁的干预(DiGiuseppe 1999)。从这一角度而言,本研究能够为愤怒干预提供研究基础,有助于提高愤怒情绪的干预效果。②为愤怒情绪障碍诊断标准的确立积累科学资料。相较普通人群,高特质愤怒人群更易于遭遇种种不良后果。鉴于此,有研究者认为,尽管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中

没有愤怒障碍的分类，但是愤怒障碍的诊断分类或许会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下一版本中被包括进来（Eckhardt, Deffenbacher 1995）。对高特质愤怒者注意偏向的研究，能够为愤怒障碍诊断标准的确立积累科学资料。③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愤怒情绪体验及感受往往给个体身心健康带来种种负面效应，并与高血压、冠心病、哮喘、溃疡等多种身心疾病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愤怒水平还影响个体的人际交往状况。我们的研究将间接帮助大学生对愤怒情绪进行调控，以维护大学生的身心健康。④预防或减少大学生的攻击倾向和暴力行为。愤怒与攻击倾向、暴力行为有着密切关系，高特质愤怒个体有更强的冲动性，缺乏对自己不恰当言行进行调控的能力，因而更易出现攻击倾向与暴力行为，甚至可能发展为激情型暴力犯罪。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研究高特质愤怒者的注意偏向，能够更有效地帮助他们进行情绪调控，预防或减少大学生的攻击倾向和暴力行为。

罗亚莉

2012 年 11 月

目 录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特质愤怒与注意偏向关系的理论探索.....	1
第一节 愤怒与特质愤怒.....	1
第二节 特质愤怒与注意偏向的相关理论.....	8
第二章 特质愤怒与注意偏向的相关研究	12
第一节 特质愤怒注意偏向研究的实验范式及刺激材料	12
第二节 特质愤怒水平与注意偏向的主要研究成果	15
第三节 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19
第三章 特质愤怒量表中文版的修订及情绪刺激材料的评定	25
第一节 特质愤怒量表中文版的修订	25
第二节 情绪刺激材料的评定	43
第四章 特质愤怒水平对选择性注意的影响	48
第一节 高特质愤怒者对负性情绪刺激的注意偏向	48
第二节 高特质愤怒者对负性情绪刺激的前注意偏向	56
第五章 高特质愤怒对选择性注意产生影响的潜在机制	63
第六章 特质愤怒对负性情绪刺激的选择性注意抑制	72
第一节 高特质愤怒者对负性情绪刺激的分心抑制	72
第二节 高特质愤怒者对负性情绪刺激的返回抑制	79
第七章 综合讨论与研究结论	86
参考文献	93
附录.....	107
附录一 问卷.....	107
附录二 被试知情同意书.....	109
附录三 实验材料.....	110

第一章 特质愤怒与注意偏向关系的理论探索

第一节 愤怒与特质愤怒

一、愤怒的界定

关于愤怒，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的界定。

（一）从性质角度界定

从性质上来说，愤怒不仅是人类最基本的情绪之一，是人人皆有的一种情绪体验，它还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

Berkowitz (1990) 认为愤怒是一种感觉，是一种人人都有体验。Deffenbacher 等 (1996b) 认为，愤怒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体验，从微愠到勃然大怒。McCarthy 等 (1998) 把愤怒描述为一种经常与悲伤、困难、大怒、狂怒有关的否定的破坏性的情感。Spielberger 等 (1995) 则认为，愤怒不仅是一种由微怒到盛怒的情绪状态，还是一种相当稳定的人格特质。

（二）从诱因角度界定

有学者从愤怒的激发诱因角度对愤怒进行界定。概括起来，这些界定方式中有的反映了行为主义学派的愤怒观，强调愤怒的刺激—反应说，并在挫折—攻击模型中讨论愤怒情绪。例如，张春兴 (1989) 认为，愤怒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是个体遭遇强烈的刺激（受到攻击、威胁、羞辱等）而活动受挫、尊严受伤时，表现出的愤怒反应。除面部表情外，愤怒表现也伴随着身体上的生理变化。Thomas (1993) 把愤怒视为一种个体遭遇挫折或激怒事件时产生的强烈的不愉快的负性情绪。Horn 和 Towl (1997) 认为，愤怒是当个体认为某事违背了他的权利或道德观念时，以及个体感到无助或受到威胁时的情感体验。高迎浩 (2005) 认为，愤怒是个体在遭遇攻击、羞辱的刺激下，感受到愿望受压抑、行动受挫折、尊严受伤害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情绪体验，并伴随攻击、冲动等不可控制的行为反应。

还有的反映了认知取向的愤怒观，强调愤怒情绪诱发中认知因素的作用。Kassinove 和 Sukhodolsky (1995) 把愤怒界定为与认知缺陷、认知歪曲，以及

不良行为相联系的主观的、负性的情感状态。Shaver (1987) 认为, 愤怒情绪是人类独有的经验, 与个体对情况的解释有关, 它是当我们判断自己所面对的情况违反了“应该”的标准时所产生的一种内在的情绪状态。徐芸 (2006) 指出, 愤怒是一种时常可以体验到的强烈情绪状态, 由外在人、物或事件刺激引发, 包含了生理、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的交互作用。Novaco (1976) 认为, 愤怒是一种激动的情绪, 愤怒时血压升高、肌肉紧张、呼吸加快, 这些生理唤起的现象常令人感到不舒服, 甚至会引发冲动性的攻击反应, 而在愤怒产生的过程中, 厌恶刺激、认知评估及行为反应是交互作用的, 它是因个人对激怒的评价和不适当的期望所引起的, 愤怒情绪包含生理的激发状态和认知水平, 愤怒情绪的产生乃是一种认知中介的过程。

这些对愤怒情绪的界定中, 反映出研究者们对愤怒界定维度的变化, 经历了从单一维度到多重维度的发展, 从单纯关注愤怒的生理反应, 认为愤怒是一种情绪体验, 以及主要关注这种情绪体验中的认知因素发展到认为愤怒是生理反应、认知评价、情绪体验、行为反应的交互作用。

(三) 从过程角度界定

李瑞玲 (1993) 认为, 愤怒不是一种刺激引发一种反应的单独现象, 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包括前置情境、激起状态及反应方式。前置情境包括被父母批评等, 激起状态有频率、强度、持续度等, 反应方式包括语言表达、动作表达、间接方式表达、压抑在心中不表达及控制等方式。王艾雯 (2002) 在此基础上, 以信息处理过程界定愤怒, 当内外信息不一致时产生生气激起状态, 并由生气表达来处理自己的内在感受或维护自尊, 而后产生认知评价, 根据个体感受及处理结果形成生气满意度, 生气满意度会回馈给个体, 个体对下一次的表現作出修正, 因而愤怒过程包括前置事件、认知评估、激起状态及表达方式。

(四) 从功能角度界定

愤怒作为人的本能反应, 对个体及整个人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因而许多学者着眼于愤怒的功能, 从功能角度对愤怒进行界定。如 Averill (1983) 认为愤怒是一种冲突的情绪, 它有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及社会层面三个层面。生理层面和攻击反应相似, 其功能包括对责备的归因及报复的欲望; 心理层面的功能是矫正一些个体评估错误的状况; 社会层面的功能则是维护可被接受的标准。Lewis (1993) 认为, 愤怒是提供给组织能量以克服障碍的一种基本的情绪。Quigley 和 Tedeschi (1996) 认为愤怒是个体评估错误所引发的反应, 目的是针对评估错误作出修正, 使人类的行为不自觉地维持在可被外界接受的标准内。

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 Spielberger 对愤怒的界定,不仅把愤怒作为一种情感体验,有状态性愤怒,也把愤怒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还有特质性愤怒。

二、愤怒情绪的理论发展

Rule 与 Nesdale (1976) 回顾了愤怒情绪的理论发展,指出:20 世纪 10 年代是心理分析的观点;30~60 年代是行为学派的观点;60 年代起,愤怒情绪的认知理论逐渐兴起。心理分析观点认为,愤怒是有力的内在驱动力的反应;行为理论认为,愤怒是一种对刺激的习得反应;认知观点则认为愤怒是对环境事件的认知反应。

(一) 本能论的愤怒观

Frued 认为愤怒是个体的一种本能反应,愤怒反应时个体分泌大量肾上腺素,使个体能够应付危机状态。在个体成长过程中,愤怒最早出现于性器期,是个体的界限受到破坏时产生的一种感受,对成人而言,愤怒则是为了维护或提高自我认同时的一种内在感受 (Joines 1995)。在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观点中,与愤怒有着最为直接联系的便是攻击驱动力和死本能。Frued 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提出了攻击驱动力的概念,攻击被认为是有机体面对外界威胁的反应,或追求享乐原则受到阻碍时所产生的反应,或是逃避痛苦的反应。而攻击性的根源则是死本能。死本能代表恨与破坏的力量,是在有机体内部发生的,既可以投射于外,又可以投射于内。死本能投射于外,表现为破坏欲、剥削欲、竞争欲、征服欲等,是侵犯和仇恨的根源;如果死本能外投受挫,则表现为“自杀倾向”,包括自我谴责、自我惩罚等,以自身为主要攻击对象 (杨鑫辉 2000)。可见,从本能论的愤怒观来看,与攻击驱动力、死本能密切相关的愤怒是内在驱动力的反应。

(二) 刺激-反应论的愤怒观

行为主义的代表 Watson 认为,人有三种基本的或原始的情绪,即恐惧、愤怒和爱。此三种基本情绪的表现,是条件作用的结果。如提出挫折—攻击理论的 Dollard 和 Miller 就认为挫折—攻击是刺激—反应联结的稳定关系或习得的习惯。不过,Dollard 和 Miller 过度注重刺激—反应联结,而把挫折—攻击之间可能发生的中介忽略了,这些可能的中介包括人格结构及情绪状态,而其中最常被激发的的情绪状态就是愤怒 (谢家智 2001)。Berkowitz (1962) 也认为,挫折导致的不是侵犯本身,而是侵犯的情绪准备状态,即愤怒。因此,行为主义者眼中的愤怒情绪依然遵循着刺激—反应的联结,愤怒是对刺激的习得反应。

(三) 社会学习观点的愤怒观

Bandura 认为个体通过观察、模仿就能学习到他人的行为反应,观察、模仿是人们行为形成的重要途径。人的各种行为,无论是适应行为还是不良行为,都可以通过观察、模仿学习获得,同样,人的愤怒情绪及与愤怒情绪密切相关的攻击行为也是后天学习的结果。Bandura 以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对愤怒情绪及攻击行为加以解释和探索,他不同意 Dollard 和 Miller 的挫折—攻击理论,他认为挫折并非必然直接导致攻击行为,攻击行为的产生与被唤起的情绪状态及受到的强化有很大关系。对于那些经常看到榜样发怒并用攻击方式行动且获得有利后果的个体而言,最易产生愤怒情绪并引起相应的行为应对方式。

(四) 认知取向的愤怒观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认知学派的兴起,愤怒情绪的认知取向理论出现,许多学者开始以认知取向来界定并解释愤怒情绪。如 Ellis 的 ABC 理论认为,情绪不是由某一诱发事件引起的,而是由经历这一事件的主体对该事件的解释和评价引起的。这表明,诱发性事件只是引起情绪及行为反应的间接原因,而人们对诱发性事件所持的信念、看法、解释,才是引起情绪及行为反应的更直接的原因。Novaco (1979) 提出了情绪激起的认知模式,表明了情绪激起的决定因素。

由图 1-1 可知,Novaco 也认为,情绪并非事件本身引起,而是由个体对事件的评价与期望引起的。可见,认知派以社会认知为中介因素,对包括愤怒、悲伤、焦虑、沮丧等情绪在内的情绪状态及复杂的行为历程加以解释。既然情绪和认知不可分,情绪是认知的产物,那么,愤怒情绪的产生,也与人们对日常生活事件的解释、评价及归因方式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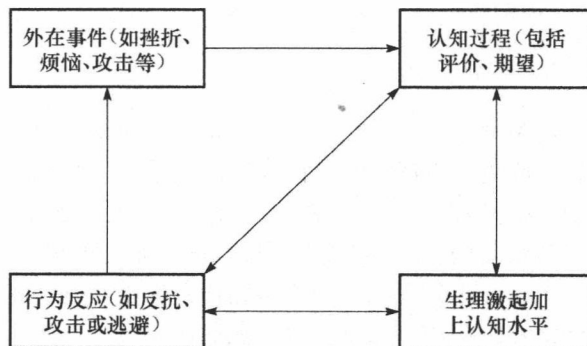


图 1-1 愤怒激起模式图 (Novaco 1979)

三、特质愤怒的界定

最初提出情绪有状态性和特质性区别的心理学家是 Cattell, 这种对情绪的划分方式被广泛地运用于焦虑情绪的研究中。Cattell 采用因素分析法对不同类型的焦虑进行了研究, 并首次将焦虑分为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 不过真正提出完整的状态-特质焦虑理论的研究者是 Spielberger (1970)。相应地, 愤怒既被描述为一种情绪状态, 也被描述为一种人格特征特质, 既有即刻的状态性愤怒, 也有人格特质性愤怒。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Spielberger 就对状态-特质愤怒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Spielberger 从性质角度对愤怒加以界定, 他认为愤怒情绪不仅是一种由微怒到盛怒的情绪状态, 还是一种相当稳定的人格特质。Spielberger 对状态愤怒及特质愤怒的界定是在区分愤怒 (anger)、敌意 (hostility) 和攻击 (aggression) 的基础上提出的。Spielberger 认为, 愤怒比敌意和攻击更为根本, 作为一种情绪状态的愤怒, 包括从紧张到中等程度的恼火或激怒, 再到狂怒, 这一过程中还会伴随着自主神经系统的激活。而敌意常被认为是一种态度, 这种含有生气成分或愤怒成分的态度通常为攻击、仇恨行为提供内在动力。攻击则被描述为一种带有厌恶性、破坏性、惩罚性的行为, 一般来说, 攻击行为会随着敌意倾向的增强, 以及愤怒体验的积累而发生 (Spielberger 1988b)。

在 Spielberger 的状态-特质愤怒理论 (state-trait anger theory) 中, 提出了愤怒的结构维度。他认为从结构上来说, 愤怒包括两个组成成分, 即愤怒体验 (anger experience) 和愤怒表达 (anger expression)。愤怒体验又有两个维度, 一是作为情绪状态的状态愤怒, 一是作为人格特质的特质愤怒。Spielberger 指出, 状态愤怒是一种强度变化很大的短暂性或一过性情绪状态, 是个体对当前情境的反应, 包括主观感受和生理激活。在主观感受上, 状态愤怒是一种持续的体验, 从无愤怒到中等程度的愤怒, 如激怒、恼怒、挫败感, 再到高度的愤怒, 如狂怒、暴怒。在生理上, 状态愤怒从无生理上的唤醒到显著的交感神经激活、面部及骨骼肌肉张力增加、肾上腺素释放。特质愤怒则是个体感知愤怒激发情境及愤怒表现反应的一般倾向 (Spielberger et al. 1983), 是个体在愤怒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持久的特质。特质愤怒比状态愤怒更为稳定, 并且反映了更长时间愤怒体验的程度 (Spielberger et al. 1995)。比较而言, 高特质愤怒人群比低特质愤怒人群有更多的、更强烈的、持续时间更长的愤怒, 表现出愤怒情绪诱发阈限低的易怒倾向。研究证实, 在特质愤怒量表上高分组被试比低分组被试更经常地体验到愤怒情绪 (Deffenbacher et al. 1996c)。

四、特质愤怒测量

目前, Spielberger 编制的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 (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 STAXI) 中的特质愤怒分量表是研究者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特质愤怒测量工具, 此外, Novaco 的愤怒量表 (anger inventory, AI) 等也被研究者作为特质愤怒测量工具。

(一) Spielberger 特质愤怒量表

在结构维度上, Spielberger 等 (1983) 认同愤怒的多维性, 指出愤怒包括情感维度、行为维度、认知维度, 这些不同的维度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即对愤怒的感受及表达。愤怒感受被认为是一种在持续时间和强度上皆有变化的主观体验, 愤怒表达被视为一种向外表现愤怒或压抑愤怒或积极处理愤怒的个体倾向。根据这一思想, Spielberger 等 1983 年编制了测量个体愤怒感受的状态-特质愤怒量表 (state-trait anger scale, STAS), 1985 年编制了测量个体愤怒表达的愤怒表达量表 (anger expression scales, AX), 1988 年把这两个量表合并形成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 1999 年对此量表进行修订, 形成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第二版。

1983 年, Spielberger 编制的状态-特质愤怒量表用于评定被视为情绪状态的愤怒的强度, 以及作为一种人格特质的个体愤怒差异, 分为状态愤怒分量表和特质愤怒分量表, 每个分量表分别有 10 个条目, 采用 4 级记分方式, 1 表示从不, 2 表示有时, 3 表示经常, 4 表示总是, 得分越高, 愤怒水平越高。Spielberger 报告的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0.98。

1985 年, Spielberger 和他的同事编制了一套愤怒表达量表, 用于测评当人们感到愤怒时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方式。

1988 年, 愤怒表达量表 (AX) 与状态-特质愤怒量表 (STAS) 合并形成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 (Spielberger 1988a)。STAXI 有 3 个维度, 5 个分量表, 共 44 个项目。3 个维度包括状态愤怒、特质愤怒和愤怒表达, 分别有 10 个、10 个、24 个项目。特质愤怒又进一步分为气质型特质愤怒 (anger temperament) 和反应型特质愤怒 (anger reaction)。气质型特质愤怒即无特殊激怒条件下愤怒的一般倾向, 反应型特质愤怒即处于被批评、不公平对待等激怒状态时的愤怒倾向。愤怒表达包括内向型愤怒 (anger-in)、外向型愤怒 (anger-out) 及愤怒控制 (anger control)。内向型愤怒即个体感觉到愤怒但抑制愤怒的表达 (不把愤怒表达出来, 如从人群中退缩、怒火中烧、愤怒程度比别人觉察到的还多等); 外向型愤怒则是个体愤怒时毫不犹豫地表现愤怒行为或敌意, 如摔门、发脾气、与人起争执等; 愤怒控制是有效地控制或减少愤怒情绪。量表仍是 4 级记分。

STAXI 适用于接受过五年教育的 13 岁以上的青少年及成人, 完成该量表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但大多数人能够在 15 分钟内完成该量表。

1999 年, Spielberger 修订了 STAXI, 形成 STAXI-2。STAXI-2 由原来的 44 个项目增加到 57 个项目, 包括 6 个维度 (状态愤怒、特质愤怒、外向型愤怒表达、内向型愤怒表达、外向型愤怒控制、内向型愤怒控制), 5 个分量表, 即状态愤怒的 3 个分量表 (愤怒感受分量表、言语攻击欲望分量表、身体攻击欲望分量表) 和特质愤怒的 2 个分量表 (气质型愤怒分量表、反应型愤怒分量表), 以及 1 个愤怒表达指数 (anger expression index)。愤怒表达与愤怒控制量表评定 4 个相对独立的与愤怒特质有关的特质: 朝向环境中其他的人或物表达愤怒 (外向型愤怒表达)、抑制或压抑愤怒情感 (内向型愤怒表达)、通过阻止愤怒向环境中的他人或物表达而控制愤怒情感 (外向型愤怒控制)、通过平静或冷静下来控制被抑制的愤怒 (内向型愤怒控制)。STAXI-2 适用于接受了六年教育的 16 岁以上的青少年及成人, 也适用于精神病患者。

(二) Novaco 的愤怒量表

Novaco 于 1975 年编制的愤怒量表是一个用于评定被试面对特定情境 (如丢失钥匙、被称为撒谎者、手指被榔头砸了一下等) 的愤怒反应。量表包括 90 个项目, 采用 5 级评分, 记分为 0~4 分。1977 年, Novaco 对量表进行了修订, 由原来的 90 个项目减少到 80 个项目。1994 年, Novaco 对量表进行再次修订, 量表项目缩减到 48 个, 包括 3 个分量表, 即认知分量表 (cognitive subscale)、唤醒分量表 (arousal subscale)、行为分量表 (behavior subscale)。认知分量表测量的是愤怒辩解、沉思、敌意态度及怀疑; 唤醒分量表测量的是愤怒强度、持久度、躯体张力及应激性; 行为分量表测量的是冲动反应、语言攻击、身体对抗和间接表达。Novaco (1994) 的研究表明, 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7, 重测信度为 0.86。

(三) Siegel 的多维愤怒量表

Siegel (1986) 的多维愤怒量表 (multidimensional anger inventory, MAI), 以其对愤怒结构的假说为基础, 认为愤怒在结构上是多维的, 包括愤怒频率、愤怒持续性、愤怒广度、愤怒表达模式、敌意表情、愤怒激发情境范围等, Siegel 据此编制了多维愤怒量表。该量表包括 38 个项目, 采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 5 级评分方式。Siegel 以年龄为 40~63 岁的 124 名女性、74 名男性工厂工人为被试, 经因子分析表明, 愤怒的频率、持续性和广度可以聚类为一个因子, 即愤怒唤醒 (anger-arousal); 愤怒激发情境范围与敌意表情正如愤怒